

■对 话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：

王计兵：拥有了梦想的种子，就会遇到春天

□本报记者 罗建森



王计兵

采访

手记

低处飞行是生活状态，也是生活态度

与王计兵通电话时，他正在从苏州返回昆山的列车上，身边是随行采访的记者。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的当天下午，他在苏州有一场文学活动，手机静音了三个小时，其间无数微信消息接踵而至，让他有些手忙脚乱。

我们在电话里约定好采访时间，计划等他返回昆山家中后视频通话。但临近约定时间时，他发给我一段小视频，视频中有人正在架设拍摄设备。他满怀歉意地告诉我，没想到有很多媒体朋友一直在等他回来，我们约定的时间只好延后。

晚上9点，他发来消息说，刚刚送走所有媒体，可以接受采访了。我们接通了视频，视频中的他身穿外卖工服，背景是当地社区为他新成立的工作室。虽然已经奔波忙碌了一天，但他看起来依旧精力充沛。

和三年前第一次采访他时相比，此刻的他更为沉着，也更为自信，就像他在采访中所说，三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，给了他许多滋养，也更坚定了他写作的信心。他表示，所有的梦想都是为了辅助我们更好地生活，让真实的生活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。生活是固态的，梦想是液态的，守住自己的江山，才会拥有自己的河流。

评。我想说的是，虽然我们工作中会有失误，顾客会因此感到不满，但如果他看了我的作品，或许看法就会有所改变。

同时我也写下：“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，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。”我们是一群在低处“飞行”的人，这是我们的生活状态，也是对待生活的态度。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飞翔姿势，飞翔有高低，但姿势是一样的。我们要活出自己的精气神。

深沉的情感来写作，这是最重要的，然后才是技巧。对我来说，还是希望自己能兼顾情感、技巧和高度。做到这三点，就是我心中最好的作品。当然，我有我的短板，遣词造句方面还存在欠缺，但真情和真实恰是我最大的优势。

记 者：随着社会责任感的增强，您对写作的看法是不是也会有所改变？

王计兵：对，我正在努力尝试从“自我式”写作

山。其实我今天最想做的事就是送几单外卖，然后去吴淞江边坐一坐。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我没能拥有这样的时间。等这波热度过去，我还是会回到外卖工作中，我工作起来反而更加开心。我依然喜欢太阳晒在身上的感觉，喜欢太阳把我晒黑，这会让我感觉活得更加真实。

满天星辰才是最美的夜空

记 者：当下，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，您作为其中的代表，怎么看待这一现象？

王计兵：我觉得，长期以来，文学领域形成了一座金字塔。被关注的往往是塔尖的极少数人，大多数人都在金字塔下层，因为声音微弱，逐渐被掩盖。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带来了一种撬动金字塔的力量。它让这个金字塔不再封闭，让大多数人有了发声和被听见的机会。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们，就像雨后的黄豆芽，纷纷冒出了尖，但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发芽，才能长成豆芽。至于你能不能成为一盘菜，成为生活中的美味，还是需要有一双手来培育和拉扯。

再说另一个角度，如果向上仰望的话，“皓月当空”可能不是文学的最佳状态。我们不能只依靠一轮月亮来支撑整片天空，满天星辰才是最美的夜空，是最美好的一种文学现象。

记 者：我想，肯定有很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想要向您取取经，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？

王计兵：梦想对人生有着重要作用，但作为追求梦想的人，我们一定不能被梦想裹挟。梦想太大，可能会产生副作用。如果我们不断编织梦想，让梦想大于生活，那可能就是正在不自觉地作茧自缚。你会封住自己的所有出口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。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所有的梦想都是为了辅助我们更好地生活，让真实的生活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。生活是固态的，梦想是液态的，守住自己的江山，才会拥有自己的河流。

最好的梦想不是膨胀，而是缩小，把梦想缩小成一种爱好。爱好会对人生产生巨大作用。当梦想成为爱好，你的每一次行动都将是快乐的。让梦想缩小成守护在心里的一粒种子吧！拥有了种子，就会遇到春天。有了种子，春天才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。

记 者：“春晚诗人”也好，“外卖诗人”也好，您怎么看待这些标签？

王计兵：我并不反感这些标签，就像我以前说的：“如果我低着头，肯定不是因为我挂满了果实，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。”不同的标签会给我不同的动力，鼓励我一定要做得更好。既然你给我“江湖绰号”，我肯定要让这个绰号来得名副其实。

记 者：除了诗人，您还是昆山市政协委员、徐州市全民阅读推广人。在这些不同的身份中，您最希望大家认可您哪个身份？

王计兵：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认可我的五一劳动奖章——一个劳动者的身份。

记 者：最后，想问问您接下来的创作方向，是会继续写外卖骑手题材，还是会涉及其他题材？文体方面会继续散文或者重拾小说吗？

王计兵：我目前的短期计划是明年1月推出第二本散文集，每篇文章在千字左右。我把这本书定义为适合休息前和床头阅读的书。每天休息前读一篇千字的散文，就像下了一场露水，抚平一天的尘埃，这是我想追求的方向。另外，明年我可能会用很长的时间去精心准备一本诗集，然后给大家看看，王计兵的风格和语感有没有改变？我想得到的答复是，王计兵变了。我也已经有了一个朦胧的重启长篇小说的计划，可能会用一两年的时间去构思这部长篇小说。我一定会努力，争取不让大家失望，因为我走出的每一步都和大家的支持息息相关。



王计兵部分作品

记 者：您写了形形色色的外卖骑手形象，有受伤的、急躁的，也有乐观的、坚韧的。为了塑造这些血肉丰满的人物，您是逐一采访他们的吗？

王计兵：是的。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面对面采访了140多个外卖骑手，还发放了60份调查表，前前后后用了半年的时间去做这些功课。

调查表上有这么几个问题：没送外卖之前，你曾经做过什么工作？在工作中，最让你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你会在这个行业做多久？如果不做这个行业，你最想去做什么？我原本以为能找到很多不同的故事，但没想到得到的反馈是高度重复的——最不开心的就是被顾客投诉、订单超时被罚款，最开心的就是顾客打赏或者给了好评。还有个问题是，当我当面采访他们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好像都带着一个看不见的“面具”，像是在表演一些东西——不想给你看的，你一点儿都探究不到。

后来，我想方设法，化名加入外卖骑手的微信群，群里大家聊天比较随意，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们可能随手就会录下来发到群里，也会随口发些牢骚。而这几句牢骚话，恰好是我写作最需要的。就这样一点点积攒素材，最终写下这本书。

记 者：其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或事吗？

王计兵：有一个单亲爸爸，他有一回跟儿子打电话。他儿子说自己不想上学了，想跟他一起去送外卖。他就非常崩溃，对儿子说：“我自己送外卖是为了不让你活得和我一样，如果你活得和我一模一样，那我这辈子还有什么意义？”这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，所以我写下了：“他用了几十年的时光/把自己建成了一座城堡/被拆下的两块/叛逆的孩子是一块/离异的妻子是一块/现在风能吹进来/雨能灌进来/阳光和夜色也能照进来。”

从“我手写我心”到“我手写众心”

记 者：在您看来，什么样的诗是真正的好诗？或者说，您自己追求什么样的诗？

王计兵：所有的文学作品，真情都是第一位的。作者永远没有读者聪明，用最真诚的态度、最

文学无边界 人人有话说。

从世界杯的绿茵在狂欢到经典作家的公共表达，从最新剧集的网友争议到普通读者的日常消费，文学早已跳出书页，散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。本期我们选取了三个鲜活的文学现场，记录多元声音，观察文学生态的当下样貌。

也期待更多读者来稿(wybwxb@vip.126.com)，与我们一起走进大文学观视野下的文学现场，畅所欲言。

——编 者

九长镜头》，聚焦1985年5月1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场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足球赛，以公共事件为切口透视社会心态。虽然刘心武将这篇作品视为纪实文学，但在评论家张伟栋看来，让虚构人物“滑志明”进入现实之中，才展现出了“社会心理空间”的复杂性，从而引领读者思考足球背后的“中国形象”。

冯骥才曾如此形容足球与现代文明的关联：“战争中的对抗因相互伤害而更加仇恨；世界杯的对抗换来的却是友谊、交流，还有团结。”今年5月，英国专栏作家乔纳森·威尔逊的著作《权利与荣耀：一部世界杯的历史》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中文版。封底上写着一段话：“世界杯从不是单纯的绿茵竞技，更是各国自我塑造、谋求影响力的舞台，在全球化浪潮中，持续定义着各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坐标。”读懂这段话，大概就会明白足球穿透时空的深刻力量。

绿茵场是时代情绪的放大器，而文学总能精准接住这份

绿茵场边的文学球迷

你能想象已过花甲之年的迟子建还在熬夜看球吗？

7月20日，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。这期间，无论是梅西、C罗与莫德里奇的“最后一舞”，抑或佛得角国家队的黑马传奇，都牵动着无数作家的心弦。读书博主“反读”在一则名为《世界杯里的中国文坛》的视频中，打开了中国作家们的足球回忆：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期间，陈忠实夜夜披星戴月，骑车往返十多公里，去朋友家“蹭”电视看直播。他说：“我首先是球迷，其次才是作家。”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，余华和马原“球瘾”难耐，带着辽宁文学院的学生在篮球场上踢比赛，甚至拉上史铁生坐镇球门，赛出了人情的温暖与生命的热力。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，阿来为了现场看球，推掉了《格萨尔王》的英文版首发式，“毕竟世界杯四年才一次，不能再错过了！”

在迟子建的笔下，不论在昨日“东北起”黑土地的绿茵场上，还是今日中美洲高原的阿兹特克体育场上，足球都是同一个足球，同属于现代人类文明的热血与浪漫。她说：“再伟大的戏剧，在足球赛的悬念面前，也许都算不得有高潮；而在足球的词典里，波诡云谲的想象力可以冲破一切藩篱，任尔逍遥游。”而史铁生多年前在《足球内外》中的感慨，依然是如今世界杯热潮最好的写照：“人需要狂欢，尤其今天。现代生活令人紧张，令人就范，常像让狼追着，没头苍蝇似的乱撞，



身体拥挤心却隔离，需要有一处摆脱物欲、摆脱利害、摒弃等级、吐尽污浊、普天同庆的地方。人们选择了足球场……”

世界杯赛场上，当足球破门而入的那一刻，作家与读者内心震荡的激情也紧紧相连，这便是属于文学的人间烟火。

文本深处：足球里的时代镜像

一颗足球飞向半空划出一道弧线，在阳光与阴影间撕开了历史的缝隙。而作家目睹了一切，缓缓拿起了笔——足球之于文学，从来都不只是一种题材。

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奥地利作家彼得·汉德克在小说《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》中，用大量的内心独白与感官描写，让守门员在等待对方射门的几秒钟，容纳了面对人生“审判时刻”最深的恐惧，从而折射出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与自我怀疑的心理状态。刘心武的纪实文学《五一

情绪，把瞬间的狂欢沉淀为长久的精神记录。

从“佛的脚”到“修仙传”：“凡人”叙事的争议

当佛得角球队在世界杯大爆冷门被戏称“佛的脚”，门将沃西尼亚的“凡人”故事广为传播时，正在热播的长篇动画剧集《凡人修仙传·年番4之暮兰之战》却因改编引发口碑分化。由忘语同名小说改编的《凡人修仙传》前几季在豆瓣上口碑一路上涨。这一季播出后，观众对于叙事节奏和人物表现的看法却出现了分歧。

一部分网友认为，动画版丰富了韩立与南宫婉的情感线，增加了故事的意义层次；也有不少网友觉得这样改编偏离了“凡人”的底层逻辑。知乎博主“叶泊枫”说：“高阶修士的脑子里，只有想不想和能不能。而低阶修士，则要不断纠结，不断取舍，不断打磨内心，以使自己坚定向前。制作组想搞点‘人有情’的改编，是不懂原著，不懂修仙，更不懂现实世界。”

评论家石岸书将《凡人修仙传》定位为“玄幻现实主义”，亦即“将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元素引入高度幻想的网络小说”。“凡人”往往承担着对情爱及其附带责任的焦虑，“玄幻现实主义”的表现形式，使读者更容易代入自身的现实经验来审视剧情逻辑，给文戏创作增添了不少难度。

如何处理“天意”与“人力”之间的辩证关系，把握普通人的身心状态，在虚构中释放现实所积压的潜能，是一个永恒的课题。（印筱萌）